



「聽了許多道理，覺得道理很好，但常常感到聽得多做得少」。現在我們就來探討這個問題。

老子把一般人聽了道理後的反應約略地分為三種：「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」。長久以來各位大德清

口茹素，放棄了享受玩樂，把寶貴的光陰用在道場上，渡人渡己。從學術

的觀點上可能會把各位大德列入「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」的一類。說到這裡，各位大德心中可能立刻反應：「不敢當！後學皮氣毛病未改，還沒修好的地方實在太多了，怎能配稱上士呢？」這樣的反應顯示出各位大德都是實實在在的修行者。因為行道越深越發覺「道」的博大高深，同時也發覺自己所做的太少了；論語中記載：「顏淵喟然歎曰：『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』」正是這個寫照。

雖然說「道」是多麼博大高深，但是行道的著手處卻是從最平凡的德行開始，譬如儒家所提倡的孝悌忠信。孝悌忠

信是人人都可以了解的，人人都能夠實踐的。但是要將這四德做到圓滿無缺是非常難的。

中庸裡記載「子曰：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，以事父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未能也」，由此可見：對於孝悌忠信這麼平凡的德行，連孔子都自認爲還沒完全做到。所以中庸裡對「道」還有如下的一段描述：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」。

事君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未能也」，由此可見：對於孝悌忠信這麼平凡的德行，連孔子都自認爲還沒完全做到。所以中庸裡對「道」還有如下的一段描述：「夫婦之愚，可

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」。

也都認為很重要，可是打從心底起並沒有那麼重視地去實踐這些奇巧的功夫，也沒把這四德看得很重要。可是，像孔子這樣有道的聖人，對於孝悌忠信卻抱著「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；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」；「言顧行，行顧言」，這麼謹慎和戰戰兢兢地要求自己去實踐，並且自認爲還沒做到。這個事實讓我們後學者應該好好地深思與效法。

大家常來道場聽道理，道
理聽得很多是事實。許多人（
包括後學在內）常感到做得少
。主要原因是沒有積極地用心
去做。聽多做少，知行沒有一

悟，長久以後還可能產生副作用，例如一、老油條：聽歸聽，做歸做；道理很不錯，沒做也沒怎麼樣。二、自暴自棄：道理講得那麼好，那有辦法做到？像這樣的反效果反而成爲障道的因素。所以「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」。便是恐怕造成反效果。講到這裡，大家千萬不可將這句誤解爲以後不敢再聽道理。正確的解釋是：唯恐在下一次聽到道理前，還沒有按照上次所聽的道理去做。

思修入三摩地」（見楞嚴經）。「聞」是聞法，也就是聽道理的意思。「思」就是把所聽的道理加以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。

「修」就是從言行及起心動念上按照道理實際地去調整改變，也就是篤行的功夫。「聞」的功夫既然已經做了，對於「思」與「修」的問題就應該進一步加以探討。

「思」在修道過程中所佔的地位比較微妙。有關戒殺、戒盜、戒淫等直接喚醒良知的道理，應該是不必思惟便可明白的。可是從聽了道理以後，未必能真正地實踐看來，「思」的功夫實在非常重要。如果「思」得太多而做得太少則又

非常危險。孔子曾經勉勵過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。在這裡「學」是指學道，學道是要身體力行的，不是聽一聽或說一說就算了。這樣我們大概可以了解：在開始學道的過程中，「思」的功夫對於修行是不可或缺的。至於修行的功夫到了「隨心所欲不踰矩」的地步，那時的境界又不同了。以上這一段說來比較學術化，如果把「思」字以「反省」、「懺悔」來代替，那就容易了解了。

「思惟」是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在運用的，沒有思惟活動，可以說就沒有人生；思惟運用的方式不同，又從而影響個人的一生。「思惟」的方式形成習慣以後，就變成「習而不察」了，也就是：陷入固定「思惟」的牢籠而跳不出來。現在先舉幾個例子：

脾氣大的人，稍有不順，立刻暴跳如雷。

精打細算的人，總是斤斤計較。

懶於思考的人，聽道理常常左耳進右耳出。

私心作祟之下，很難遵守公私分明的原則。

痴心重者必定看不開。妄念重則理路不清。

入幽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；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。

所以「思惟」習慣對於修行的影響實在太大了。（續）